

繁花

第一季月底封箱 第二季年底上演 落在观众心里

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舞台剧《繁花》(第一季)正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热演。这部曾获得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创新剧目、壹戏剧大赏年度大戏等诸多业内奖项的作品,将于本月29日完成第一季的封箱演出。紧随其后,已完成剧本创作的《繁花》(第二季)将于今年底上演。

不同年龄的上海人看《繁花》的感受是不同的,但无一例外,都会被剧中亲切而久违的乡音所感动。为真实呈现上海生活的质感,也为更好地用沪语表演,剧组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只有李李的“身份”特殊,不需要会上海话的,但她为了呈现一个已在上海浸润多年的餐厅女老板的形象,也学了一些上海话,在表演中体现出与上海人的熟络感。导演马俊丰说:“其实我们这个戏并不是单纯的怀旧,而是在舞台上寻找一个上海的质感。”

《繁花》之所以能“落”到观众心里,贴近上海格调的“氛围感”是关键。主基调是一种生活化的散漫,少见传统里的高潮,每当情绪被吊起,无论欢喜或忧愁、惆怅或感

伤都会在触点时戛然而止,徒留一声叹息。像“汪小姐”那样“心急火燎”的是罕见,多数都是“阿宝”式的“声东击西”或是沪生般的“欲语还休”,他们“以自嘲回避揭露真心”,看似“黏滞疙瘩”的温吞水个性实则是不愿直面的“自我保护”。

记忆流也勾起中老年观众的往昔记忆。作品从场景、道具、服化等全方位展现两个时间维度——上世纪60-70年代与上世纪90年代两个时代的巨大区别。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,上海人走在潮流尖端,以汪小姐爆炸头的扮相为代表,服装造型上参照上世纪90年代最时髦与外放的方式去设计,表达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。

尽管演员都来自上海,但主创包括马俊丰在内大多却并非土生土长

上海人,他们在这座城市生活良久,带着移民眼光和当代视角来展现《繁花》中的上海怀旧感。

早在项目之初,《繁花》就计划要做成一部“舞台连续剧”,因为原著小说35万字的庞大体量,以及纷繁的故事和上百号人物,实在不是几小时的舞台剧可以完全容纳。在第一季封箱之时,《繁花》的第二季也即将开排。第二季的主创阵容基本延续了第一季的人马。依旧由温方伊编剧,马俊丰执导。9月份进入创排阶段。预计今年年底上演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陈龙海(右)掩面哭泣 王佳斌摄

当陈龙海掩面落泪,当戴脚尧倒地庆祝,当沈琼滑跪在地庆祝,上海男排距离全运会冠军,终于一步之遥。昨天,上海男排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半决赛中以3比1战胜浙江男排,时隔8年重返决赛舞台。

在经历过无数次决赛洗礼之后,今晚,上海男排的老将们将携手年轻球员,期待圆梦全运。

眼泪的背后

走下赛场那一刻,30岁的陈龙海泪流满面,主教练沈琼和助理教练吕宁馨将他搂在怀里。还记得四年前的天津全运会,那一场冲击四强的比赛,陈龙海成了全队最后一“张牌”,上场后却依然无力回天,最终上海男排负于解放军队,无缘四强。

如今的上海男排,唯有戴脚尧一人,见过上海男排捧起全运会冠军奖杯的样子。那还要追溯到12年前的第十一届全运会,当时的他还是小队员,并没有机会上场。此后,戴脚尧、詹国俊、陈龙海和张哲嘉等人接过接力棒,成为球队的中流砥柱。运动员的职业生涯,有多少个四年可以等待,他们多么渴望在全运会赛场为上海男排捧起久违的冠军奖杯。这四年来,他们总是在和伤病做斗争,如今,当胜利只距离自己一步之遥,陈龙海的泪水,包含了大家共同的经历和情感。

老将的意志

昨天,沈琼派出了主攻戴脚尧、付侯文,副攻张哲嘉、陈龙海,接应武弼智,二传詹国俊和自由人曲宗帅的最强阵容。在以28比26、25比19连拿两局之后,上海男排眼看胜利在望,却没想到从第三局开始遭遇浙江男排的反扑。整个第三局,上海男排毫无优势可言,始终在追赶对手,以21比25丢掉一局。第四局,浙江男排气势依旧,关键时刻,上海男排的老将挺身而出。

轮到戴脚尧了,他闭着眼睛亲吻着球,嘴里默念着,发出势大力沉、角度刁钻的球,破坏对手的一传,自此吹响反攻的号角。随后,詹国俊的组织、张哲嘉在后排的拦网,陈龙海的进攻,一气呵成,浙江男排完全拦不住了。连续三个球一发,上海男排追平比分的同时,对手心态崩盘了。

赛后,沈琼点赞:“我觉得几位老队员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。进入四强的球队,实力都不俗,比的就是关键球、关键分,这一点上,老队员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,他们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。今天,他们顶住了。”

老师的辅佐

俗话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其实,上海男排阵中最富经验的人,是老师沈富麟,上海男排最近两次全运会夺冠,就是他带的队。66岁的他,虽已退居二线,但上海排球依然需要他这根“定海神针”。

不过,这次是沈富麟第一次以助理教练的身份来到全运会男排赛场。他谦虚地说:“我这次来,就是配合好主教练,做好一名助理教练的分内事。”暂停时,他会向球员面授机宜,回到酒店里,他也会在吃饭、散步时找球员谈谈心。

谈及今晚的决赛,沈富麟说:“我的期待就是,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水平,争取最好的成绩。”而主教练沈琼说:“我相信到了决赛,我的队员一定是最好状态。”

师徒两人的期待,看似没有提及“夺冠”二字,实则低调中默默蓄力。透露一个上海男排的小秘密,每次赛前准备会,有一个从沈富麟执教到沈琼执教时期的传承,全队的口号从来都是“全力争胜”!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老将落泪 老帅坐镇

上海男排时隔八年重返全运会决赛



《繁花》剧照

西班牙艺术家奥田在沪首展

整个展览空间就是一件作品

以艺术为媒,西班牙艺术家奥田·圣·米格尔创造了奇幻的色彩结构空间。这一次在上海,他使用色彩结构空间奏响一首“卡奥斯狂想曲”。一踏入外滩18号的久事艺术空间,脚踩在由色彩饱和度和极高的几何造型组成的地面上,观众会蓦然发现,整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件作品。“卡奥斯狂想曲——西班牙艺术家奥田·圣·米格尔艺术展”是奥田在上海的首次展览,展出其近20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,全面呈现艺术家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艺术创作。

分割的几何造型和色彩元素,是奥田独特的艺术符号。前者将原本属于二维的平面立体化,呈现出原属三维空间的雕塑感;后者融汇不同国家、种族、性别多元性,象征着人类作为统一的存在。在“卡奥斯狂想曲”里,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由各种绘画、雕塑、混合媒介作品、装置与介入构建的“有机”空间,同时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。

奥田用他的艺术语言在外滩的历史建筑中创造出了全新的空

间体验感。例如其具代表性的长达6米的《爆炸头》装置作品,躺倒在地上的巨大装置,让每一位关注到它的观众不由自主地歪过头去,从而“强制性”改变了观众在展示空间中的观看习惯。这种因作品、空间与观众三者间产生的连锁反应而体现的一种全新“看与被看,展示(展品)与承载(展厅空间)”之间的关系,正是奥田构建的视觉世界中最具特点与力量的所在。

在展出的装置作品《万花筒隧道》中,奥田用饱和色彩创造闪烁分离的标志性意象,呈现了过往创作的作品,包括他创作初期所用的字形,以及经长期积累演变所形成的如今标志性的几何图案。通过图案的不断变化,形成了一

个具有万花筒视野的空间,参观者进入其中,就像进入了万花筒的内心。

展览项目负责人马真正介绍,奥田的许多作品在室内完成,让不同的艺术形式与大楼产生共鸣。他很擅长在不同建筑内创作,展览名称中的“卡奥斯”也是一个西班牙传统宗教场所,奥田在里面完成了他的成名作,通过文化传播和谐与和平。

据悉,这次的展览也正是艺术家通过视频连线,根据久事艺术空间的需求特别打造的,比如层高相对有限,比如墙角的特别位置,艺术家都进行了“量身定制”。有一件四联画的拼图,在其他美术馆的展示方法以平面居多,但久事艺术空间改变了它,将之形成一个折角,安放在墙角的位置。“视觉并没有带来任何的不适,只是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。”据悉,今后久事艺术空间将更多地展示艺术家的个展,不远处的久事美术馆形成功能上的区隔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晨



装置作品《爆炸头》